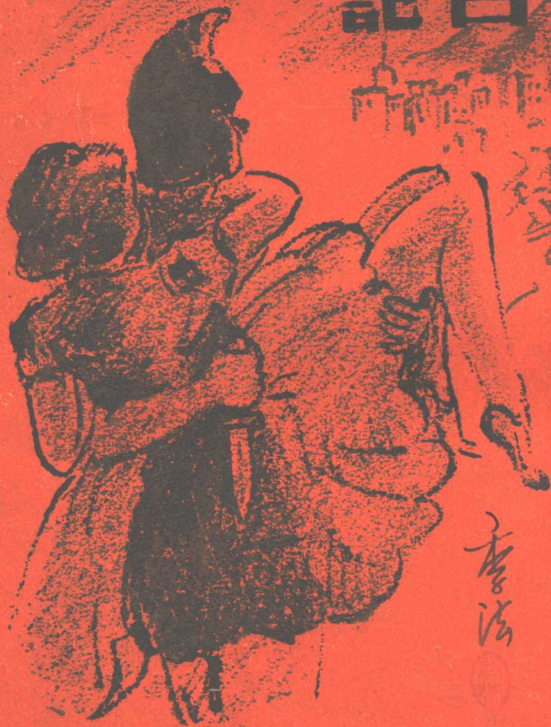


古城

末日記

市井雜劇

新編



李法

歷史宗教
愛情小說

古城

記日來

（作者姓名）

（出版年份）

（出版社名稱）

（地址）

（電話）

（郵政信箱）

（發行人）

（印刷廠）

（總經銷）

古城末日記

徐培仁譯述

羣學書店出版

古城末日記

每冊實價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譯述者

徐

培

仁

出版者

羣

學

書

店

發行者

羣

學

書

店

總發行所
山東路中保坊
門牌四馬路二七七號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出版

序

在古典文學中，『古城末日記』可算是最傑出的一本。十餘年前，早已有人在報章上介紹過，而且也已攝成了電影；不過電影裏所映的簡直不及原文的十分之一，尤其令人失望者，它並不依照原文的意思：只是淺薄地拿一點火山的佈景來刺激觀眾，至於書中人物的個性描寫，男女戀愛間的錯綜複雜，一神教與多神教的明爭暗鬭，都欠缺充分的剖析，未能發揮詳盡，有的連提都沒有提起。這並不是電影為時間所限，乃是製片商人對於本書內容認識之不足。

『古城末日記』是歷史、宗教、愛情的綜合作品。它的中心思想是：確定基督教的基礎——當時曾受羅馬人竭力的反對——推翻埃及阿茜史教的虛偽；世間泥塑木雕的菩薩並不值得人去敬拜，所應該敬拜者只有天上獨一的上帝。從火山爆發，魔王阿培斯驚死，以及獅子不吃葛勞喀等的情節中，即可看出真神的顯靈，使一般向來不信任上帝的人們，也能幡然覺悟，改變以前種種宗教的錯誤觀念。它以古羅馬的角力場為背景，以地震的毀滅為結束，象徵世界的末日，基督的再生。至於角力場的人與人以及人與獸戰鬭的一幕，更是怵目驚心，生動地描寫出當時羅馬君主與人民的殘忍行為。其中還穿插着一段葛勞喀與愛安尼的羅曼史，英雄美人，各顯本色，纏綿悱惻，令人迴腸九轉。餘如魔王阿培斯的凶

暴好色，盲女愛底亞的早熟癡情，克里納與班布的要錢不要命，鬬士賴頓因爲父贖身而戰死沙場的孝子行爲，老父米登爲兒子戰死的痛心情景，基督教徒奧林索的爲真神宣揚真理等等，莫不將每一人的個性刻劃入微，繪聲繪影，極盡文學之能事。

惟該書原文甚長，在此紙貴洛陽之間，全譯爲事實上所不許，只得去渣留滓，擇其精彩處按照原意編譯而成。掛一漏萬，在所不免，倘有以教我者，曷勝幸甚。

譯者序

目次

第一部

第一章 普城雜憶	一
第二章 女性的熱戀者	八
第三章 愛情的變化	一四
第四章 魔鬼的勝利	二三

第二部

第一章 從鬥士說到賣花盲女	二九
第二章 孤女被辱	三三
第三章 情海波瀾	三九
第四章 戀愛的鬥爭	四八

第三部

第一章 雨過天青……傾向真神	五六
第二章 將近成熟的小婦人	五九
第三章 從宗教衝突說到鬥士孝子	六四
第四章 多角的戀愛	七〇

第五章	復仇的準備	七七
第六章	迷魂藥	八二

第四部

第一章	龐貝城的宴會	八八
第二章	迷魂藥的效力	九四
第三章	離奇的謀殺案	九九
第四章	不白之冤	一〇八
第五章	出喪與被劫	一一五
第六章	奇妙的詭計	一二八
第七章	甯願殉情的女子	一二六
第八章	龐貝城最後一夜的景象	一三二

第五部

第一章	角力場的搏鬥	一四三
第二章	萬人空巷看鬥獸	一四八
第三章	地震	一五六
第四章	世界末日	一六二
最後一章	葛勞略給薩路的一封信	一六九

第一部

第一章 普城雜憶

『喂，戴密，你今天晚上同葛勞喀一起去吃飯嗎？』一個身材矮小，服飾入時的執袴青年說。

『沒有！親愛的克羅地；他並未約我啊，』中年的戴密回答道。『人們都說他的晚餐是龐貝最講究的。』

『的確是最講究的——雖然他不將酒給我喝個痛快。但他卻假裝着，喝酒以後會使他明天早上頭昏顛倒。』

『這種節省也許有別的原因吧，』戴密揚着眉說。『在表面上他似乎很豪闊，據我看來未免有些虛偽。』

『我聽說，他還歡喜賭錢呢！』

『他什麼都歡喜；不過他高興請我們喫夜飯時，我們便覺得愉快了。』

『哈，哈，這話說得真有趣啊！』

克羅地離開了戴密慢慢的走到杜米鎮上，那兒行人如織，車輾擁擠，納普的街道活躍地呈現在眼前。

車子的鈴聲此響彼應，鏗鏘悅耳，克羅地帶着微笑和文雅的態度，對着任何熟稔的人點首示意，事

實上他是龐貝最著名的懶漢。

『克羅地！你爲什麼坐失良機啊？』一個坐着華麗馬車的青年，用一種優美而愉快的聲音說，站在青年主人背後的是一匹馬，血統高尚，四肢細長，似乎想飛上天空，不願便是落地。馬主人那漂亮的身材，勻稱的輪廓，足以供給雅典雕刻家採作的模特兒，而他那希臘式的典型臉龐，又十足令人發生和諧的好感。他並不穿古羅馬官吏所穿的華麗的外套，然而他的寬大的服裝卻鑲滿着珍貴的金飾；他的頸上又掛着粗細的金鍊，在胸口中間盤繞成蛇頭的形狀。

『我親愛的葛勞略！』克羅地說，『我真替你開心，你的失敗並不影響你的風度。你彷彿是愛普廬的化身，而你的煥發的容光，又宛如一個幸福的光輪；任何人都會當你是一個勝利者，同時當我是一個失敗者。』

『克羅地，關於那種阿堵的輸贏，怎能改變我們精神上的友誼呢？我們應該在陽光下共同的享樂着才好啊。你可忘記今天晚上你要同我一起吃飯哩。』

『誰能忘記受葛勞略的邀請呢！』

『你現在到那裏去啊？』

『我想去參觀浴場；通常需要一小時的辰光。』

『好，我就跟你同去吧。』說着把馬趕近他的身邊，這時那匹動物發出低微的嘶聲，兩耳扇動着，好似有禮貌的說：『祝你今天的假日。他不漂亮嗎，克羅地？』

『他像愛普廬神那樣的漂亮。』這位高尚的寄生蟲回答說。

他們在街道上東扯西談，他們站在充滿舖子的角落裏，眺望遠處燦爛的噴水泉，向那夏日的空中噴射着；接踵的行人大抵穿上紫色的袍子；快樂的羣衆團聚在誘人商店的周圍；奴隸們攜着銅的吊桶，熙攘來往；鄉村的少女提了滿筐的水菓和花卉，向人兜售。

『請不要再對我談起羅馬吧，』他對克羅地說。『在那些雄偉的城牆裏，快樂是被囚禁住了，縱便是皇宮以及尼羅的金屋，仍不免黯然失色，痛苦的視線，使我們的精神感到疲倦；至於富貴榮華，畢竟不能滿足我們的慾望。然而包圍在我們四周的，卻有超越奢華的，不會令人厭倦的快。』

『原來你選擇龐貝作爲遊憩的地方，就是爲此嗎？』

『對啊！我愛龐貝甚於巴和，因爲後者有若干冒充學者的腐儒，他們以金錢的多寡，來決定他們快樂的標準。』

『可是你也喜歡學問的，你的屋子裏不是裝滿着荷馬的詩歌劇本嗎？』

『是的，不過我討厭羅馬人模倣雅典人。他們既不知道快樂，也不曉得讀書。我懷疑着羅馬人連一顆心都沒有呢！他們祇是一架天才的機器——他們僅需要的是骨骼和血肉。』

克羅地雖然私心替他的國人痛惜，但他假裝着同情他的朋友，一半因爲他是依附他人的寄生蟲，一半又因爲羅馬人過於傲慢。

他們這樣談着，不知不覺地已到了一條三叉路口，那裏站立了一個年青的姑娘，他的右手提着一隻花籃，左手執着一具小樂器，婉轉抑揚地吹奏她的音樂。她一面吹唱，一面揮舞着花籃，吸引一般懶散的注意；於是她的籃裏拋滿了錢，有的是爲了她的音樂動聽，有的是爲了她的歌聲悅人。而她，卻是

一個盲目的女孩。

『這是我可憐的帖撒利人啊，』葛勞喀停了腳說：『自從我回到龐貝以後，至今才遇見她呢。讓我們靜聽着她那優美的歌聲。』

『親愛的妮底亞啊，我必定要向你買一束紫羅蘭，』葛勞喀說着，衝上前去，將一把錢丟在她的籃裏；『你的歌聲太優美而可愛了。』

盲目的賣花女一聽得雅典人的口音，不禁嚇得一跳，霎時她的頭頸，臉頰都泛起了桃紅的顏色。

『你回來了嗎？』她用低微的聲音問；然後反覆地自語道：『葛勞喀回來了！』

『是的，孩子，我有幾天不到龐貝了。我的園子依然需要妳去料理；我的花園依然需要妳美麗的纖手去編織。』

妮底亞微笑着，並不回答；葛勞喀將所選的花放在胸口，欣慰而疏忽地從人羣中走出。

『那個女孩是你的保護者嗎？』克羅地說。

『哼——她的歌聲不是很美嗎？可憐的女僕，她使我感到興趣呢！而且她是從聖地——帖撒利——來的。』

『那不是女巫的國家嗎？』

『是的；但我覺得每個女子都是女巫；可是在龐貝的，卻是維納斯！』

『看啊！龐貝最美麗的女子來了；她是戴密的女兒，絕色的朱麗！』克羅地說。其時有一個戴着面紗的少女，身邊隨着兩個女僕，經過他們走往浴場。

『美麗的朱麗，我們正在敬仰你呢！』克羅地說。

朱麗半抬起她的頭，露出整個黝黑的眼珠，玫瑰的臉色和勇敢的羅馬人的輪廓。

『葛勞喀也回來了！』她說，含意地瞟了一眼。『他曾忘記他去年的朋友嗎？』她又補充了一句，可是聲音相當的低。

『美麗的朱麗啊！你真够得上稱爲沉魚落雁之貌呢！你決不會使我們忘記片刻的。』

『我們不久要在我父親的別墅中見你們了，』朱麗轉首向克羅地說。

『我們也要約定一個日子來訪你呢！』克羅地回答道。

朱麗漸漸地掀去面紗，最後的一眼又落在葛勞喀身上，溫柔而帶勇敢。

於是她同兩個女僕走了過去。

『朱麗的確是姣好的。』葛勞喀說。

『去年你還用熱情的口吻去稱賞過他呢。』

『是的，當我初次見她的時候，我便失去了自制力，覺得她好似一件美術品一樣。』

『男子娶妻不過是爲了漂亮的臉兒和豐富的財產而已。此外還有什麼呢？』克羅地回答說。

葛勞喀太息着。

他們現在已走到人少的街道上，在盡頭處他們遠望着那遼闊而可愛的海洋。溫暖的和風捲起着桃色的雲，慰藉它的酥胸。芬芳的花草，仗着輕飄飄的空氣，播送到海底。

『到浴場去還早哩，』葛勞喀說，『讓我們在這熱鬧的街道上蹣跚蹣跚吧。』

『好，』克羅地說：『還有那邊的海灣，也是足以令人興奮的。』
龐貝在那時的文化非常低微，不論是人是物，都呈着衰落的現象。

葛勞客從人叢中拖走他的朋友，向那沙灘上邁步的前進着，他們坐在綠草如茵，玫瑰殘開的石岩上，涼風在漣漪上跳舞，用它的無形的足踏着拍子。

『克羅地，請你告訴我，』最後葛勞客說，『你曾經戀愛過嗎？』

『戀愛——它是我生平的常時。』

『凡是時常戀愛的人，』葛勞客說，『就是永遠未曾戀愛的。我沒有戀愛過，但是我能够找到對象。』

『我可以猜着你的對象吧？——這不是戴密的女兒嗎？她崇拜你，這是無可掩飾的，而且她既有美貌又有財產。』

『不，我不要出賣我自己。戴密的女兒固然漂亮，但她並非是自由的女兒——她在臉上雖堆滿了美麗，然她的態度並不像一個處女；她的腦中除了享樂以外，簡直不知道何謂文化。』

『你太負恩了。那末你告訴我，誰是幸福的處女呢？』

『我的克羅地，你聽着吧。在幾個月以前，我逗留在納普城的時候。一天我到聖殿禱告。殿中空虛而寥落。一般雅典人前後互相的擠着，但我依舊不斷的禱告，其時忽然聽到一種太息聲；轉首望去，只見一個女子站在我的背後，她也掀起她的面紗禱告着；當我們視線相遇的時候，我真不知她到底是否是凡人。她的美麗決不是名雕刻家所能雕塑的。我猜測她也是雅典人；因為當她聽了我的祈禱文以後，她

的芳心也好似起了一種反應。我很輕地問她說：「美麗的少女，你也是雅典人嗎？」她一聽到我的聲音，立刻拉下面紗，臉上露着粉紅的顏色——「我的祖宗是雅典人，」她說；「我雖然生在納普，可是我的心卻還是思念着雅典。」「那末，」我說，「讓我們一起爲雅典禱告吧。」後來教士上台，我們依照着禮儀，跟他參拜，跟他祈禱。我感覺到一種神性的溫柔，好似在幾年前就認識她。禮拜畢，我們靜靜地離開了聖殿，正想問她的地址，預備下次去拜訪她的時候，忽然有一位和她很親近的青年，走上前來，拂着她的右手。她向我送了秋波，轉首祝我平安。自從當時離開了以後，我從沒有見過她。後來我又到納普雖找遍了各處，始終未見她的芳蹤。這是我整個的故事。我沒有戀愛過；但我只有記憶和悔恨。」

克羅地正想回答時，忽然有一種紆徐而沈重的腳步聲，接近他們，彼此側轉頭去，看見一個將近四十歲的人，身材高大而瘦削。他的皮膚爲紫銅色，顯然是東方的血統；但他的外表卻有些像希臘人，尤其是他的下頷，嘴唇和眉毛，只是鼻梁高了一些。他的骨骼堅強而暴露着；他的眼睛又黑又大，發出鎮定的光芒。他的憂鬱，他的思索，皆含有極大的神祕。他們慇懃地招待這位陌生者。他是埃及人，名叫阿培斯。

「這風景真美麗啊！」阿培斯說着，雖帶有禮貌的一笑，但是態度卻很冷淡，「不然，怎會使快樂的克羅地和葛勞喀離開熱鬧的城市，一心到這兒來呢？」

「照你看來，大自然難道不動人嗎？」希臘人問道。

「是的，對於懶散的人，固然是這樣。」

「你的話太不公平了！」

「你們到底只知道及時的享受；玫瑰是不久就要凋謝的，香氣也是不久就要消散的。我們祖宗所遺給我們的，不過是快樂和厭恨而已——也許你們採取前者，而我却接受後者。」

說着，他整整衣，緩步的離開了我們。

「我現在連呼吸也自由得多了，」克羅地說。「如果學習了埃及人，我們將要悲傷得用骷髏來點綴宴會呢。」

「怪人！」葛勞略說，「他這樣冷淡世界的萬物，與死人有何區別呢！」

「聽說他很有錢，我們可以找他來賭博？這是快樂中的快樂！啊，賭博！它是充滿了熱烈的希望和恐怖，令人感到不倦。啊！賭博，它是何等的可愛啊！」

「你真興奮啊——真興奮啊！」葛勞略曬着大笑。

第二章 女性的熱戀者

上帝給葛勞略的一切，都很優厚：他所有的是俊秀，健康，倖運，天才，熱烈的心腸和詩意的腦筋。他的狂放不羈的性情，驅他廝身皇宮，痛飲作樂。

他是個富於想像的青年；他住在羅馬的屋子裏，頗含有藝術的意味。裏面所藏的全是繪畫，詩歌，戲劇，有人描寫雅典人葛勞略的住宅爲「戲劇詩人的家。」

「這屋子的式樣是多麼嬌小玲瓏啊，」營造司潘沙說，「我也希望有這樣的一間。」

「受潘沙的讚美是一件有價值的事，」克羅地替葛勞略作嚴重的謝意。

餐時僕人們端出盛滿的酒席，宴請賓客。

『下次的人獸搏鬥定在甚麼時候啊？』在席間克羅地問潘沙說。

『日子已定於八月九日，』潘沙答道；『到那時候，我們可以看見一隻可愛的小獅子呢。』

『我們預備將誰去供給牠喫呢？』克羅地問道。『唉！此地的罪犯太少了。你只好去找些清白的人爲獅子犧牲了。』

『是的，我也很鄭重地考慮過，』營造司說。『一個人將自己的奴僕去餵獅子，是最不合法的。』

『古時良好的民主國，並沒有這種野蠻的舉動。』賓客薩路太息着。

『你不知道他們是很喜歡看這種人獸殘忍的搏鬥，而當它是非常的娛樂呢。』

『羅馬的國王的確是一個暴君；他封閉民衆的劇場已達十年之久。』

其時他們的談話被葛勞略的兩個僕役所阻，他們盛着兩盆菜進來。

『喔，葛勞略，你弄的菜真精巧啊！』年青的薩路太呼着，眼睛不斷地放出光來。

但葛勞略似乎並不注意他的話，卻仍回到關於人獸搏鬥的問題上去。

『我喜歡看獸與獸的搏鬥，』他說，『可是一個有血肉的人要去和野獸拚命，被牠們分裂四肢，這未免太可怖了。我希望不再見到那種血肉的展覽！』

營造司聳了聳肩。年輕的薩路太，是個最著名性善的人，所以聽了更爲驚異。祇有寄生蟲的克羅地，他除了讚譽他有錢的朋友外，甚麼都不知道。

第三道菜便是水果和甜品了。音樂隊在賓客前奏起音樂，那種希臘式的調子鏗鏘而抑揚着。